

紅樓夢精華

上海文明書局印行

白話小說文選叙例

白話文，公認為中國新文學的代表，已經多年了；然而一般新文化者爲什麼要覺得如此熱烈？卻有個道理：（一）從歷史的文學上觀察，在今日當然以白話文學爲正統；（二）揀死文學的偏失，建活文學的旗幟；說老實話，打倒擺臭架子的文人。這兩點就是新文學的動機；也就是白話文成立的根據。

小說在文學上的位置，足足占了幾千年；直到宋代以後的有名小說，更是白話的占優勝了！有寫實的，有理想的……，自上下下的，惡俗陋習，前人所不敢說，不肯做的，偏能够儘量的抒寫，小說的價值，也可想而知哩！

在這新舊過渡時代，要提倡活的文學，不把那前人的白話小說來做研究的工具不可！——最好拿來作利用的，莫妙於白話章回小說！但是沒有一部純粹的青年可讀的書，青年的讀物材料，須有幾種可讀的書，或是幾篇可讀的文，給他做個標準纔好。那大部的章回小說，不免有些不合青年讀的地方，因爲各種小說裏面，寫男女過分的情愛——就是姦淫，所在多有，反傷害了風教，這種文

字，決不可給那青年讀的。所以本編，凡關於「淫詞」「褻語」盡行刪掉，所選的都是那書中警醒社會的幾段，有給與我們深刻的影象；把他首尾銜接，自成一篇文章文字。這可算是一部純粹的青年讀物了！

我們讀人家的文字，應當注意的地方有兩點：一是看他的事，一是讀他的文。他的事，定要我們有牢記的價值，纔可看得；他的文，定要我們有研究的價值，纔可讀得。本編所選，關於這兩點，似覺很能注意。我敢說一句：『這本書，無論那個，可以看得，也可以讀得。』

本編每標一題，必結束一事，或寫完一人；篇中句語，有涉及他事與本文無關係的，有時酌量刪去幾字；若本文所有的事，已截去在上文，讀時未易醒悟的，得摘取上文句語，酌量增入，却不傷本文體勢。這不是有意搗亂原文，却是一種不得已的手續，讀者原諒！

每種共選二十篇，每篇排次，仍依原文回目，前後事實，一絲不亂；標點新式，且又分明段落；篇中精警的地方，加用密圈，使讀者能加一度的注意。

最後編者有個希望，他那歐西各國，早已認定小說為最優美的文學，讀中國的小說，也應具有這樣的興味！

紅樓夢精華提要

紅樓夢這部書，據王夢阮一派的人說：全爲清世祖與董妃而作，兼及當時的諸名王奇女；據蔡子民說是清康熙朝的政治小說，滿人愛漢族文化的表示；又一說是主張納蘭成德的紀事書。有的是事實完全錯誤的，有的是只曉得謎底，不會從謎面着想的，有的是一種牽強附會的，都沒有完善的考證。近來能够從著者身分，及時代版本上種種情節，仔細地衡量的，要算是胡適。他說：『紅樓夢明明是一部將真事隱去的自叙的書。』他又說：『我現在要忠告諸位愛讀紅樓夢的人：我們若想真正了解紅樓夢，必須先打破種種牽強附會的紅樓夢謎學！』這種見解，從二百年以來，把作者的曹雪芹，『曾歷過一番變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此石頭記一書也』的意思，纔得大白於天下！

我們要知道這部書爲什麼會得出現，就是曹雪芹自寫家世的變遷——自康熙至乾隆初，他生於極富貴之家，身經極繁華綺麗的生活；後來感受着「得罪被抄」，漸漸衰敗，他便帶着文學與美術的遺傳與環境，（他的父親曹寅，是當時有名的文人）造成這部言情的大書。書裏的甄賈寶

玉，即是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賈兩府，即是當時曹家的影子。明白了這一點，讀紅樓夢便迎刃而解了。有人說，紅樓夢一部書，善述故事和善寫人情兩種本領都有；可惜不能把瑣屑的故事，盡量刪削我說，善寫人情之處，也有一部分不必保存，譬如：我們看到五十三回的黑山村莊頭納年例，七十二回的寫宮監勒索的情形，似乎覺得善述故事的文章太濃了；（但是也有可以教人注意的地方。）其實六回的雲雨情，二十四回的遺帕……，也應當盡量的刪削。這便是紅樓夢精華的選輯大意。



說白話
文選小

紅樓夢精華目次

寶黛初逢	一
大觀園	一四
元妃省親	二八
寶玉聽曲	四〇
寶釵借扇	四八
鶯兒結絡	五七
劉老老	六〇
香菱學咏	一〇二
蘆雪亭	一一三
晴雯補裘	一二六
甄寶玉	一三四

湘雲眠石·····	一四一
怡紅宴·····	一五三
鴛鴦劍·····	一六三
四美釣魚·····	一八一
妙玉聽琴·····	一八四
寶蟾送酒·····	一八八
馮公子玩寶·····	一九五
寶兒失玉·····	二〇一
顰兒焚稿·····	二〇九

白話小說
紅樓夢精華

●寶黛初逢

一日，賈母思念外孫，便着男女船隻，到維揚去接黛玉。這裏黛玉正因他母親去世，失了教養；有時啼啼哭哭，竟自病了。隔了數日，那病已大痊，他父親如海，遂打點禮物，預備送黛玉入都。那黛玉原不忍棄父而去，無奈他外祖母必欲其往，且兼他父親苦勸，不得已與如海洒淚拜別，隨了奶娘及榮府中幾個老婦，登舟去了。

却說那舟一帆風順，已上京都。那日黛玉棄舟登岸時，便有榮府打發轎子，並拉行李車輛伺候。這林黛玉常聽得母親說他外祖母家與別家不同，他近日所見的這幾個三等僕婦，穿喫用度，已是不凡，何況今至其家，多要步步留心，時時在意；不要多說一句話，不可多行一步路，恐被人恥笑了去。自上了轎，進了城，從紗窗中瞧了一瞧，其街市之繁華，人烟之阜盛，自與別處不同。又行了半日，忽見街北蹲着兩個大石獅子，三間獸頭大門，門前列坐着十來個華冠美服之人，正門不開，只東西兩角門有人出入，正門之上有一匾，匾上大書「敕造寧國府」五個大字。黛玉想道：「這是外祖的長房。」

了，又往西不遠，照樣也是三間大門，方是榮國府，却不進正門，只由西角門而進。轎子抬着走了一箭之遠，將轉彎時，便歇了轎；後面的婆子也都下來了，另換了四個衣帽周全的十七八歲的小廝上來抬着轎子，衆婆子步下跟隨。至一垂花門前落下，衆小廝又退了出去，衆婆子上前打起轎簾，扶黛玉下了轎，林黛玉扶着婆子手，進了垂花門，兩邊是超手遊廊，正中是穿堂，當地放着一個紫檀架子大理石屏風，轉過屏風，小小三間廳房，廳後便是正房大院，正面五間上房，皆是雕梁畫棟，兩邊穿山游廊廂房，掛着各色鸚鵡畫眉……等雀鳥，臺階上坐着幾個穿紅着綠的丫頭，一見他們來了，都笑迎上來，說道：『剛纔老太太還念呢！可巧就來了！』於是三四人爭着打簾子，一面聽着人說，「林姑娘來了！」黛玉方進房，只見兩個人扶着一位鬢髮如銀的老母迎上來，黛玉知是外祖母了，正欲下拜，早被賈母抱住，攬入懷中，「心肝肉兒」叫着哭起來，當下侍立之人，無不下淚，黛玉也哭個不休。衆人慢慢解勸住了，黛玉方拜見了外祖母，當下賈母一一指與黛玉：『這是你大舅母，這是二舅母，這是你先珠大哥的媳婦珠大嫂，』黛玉一一拜見了。賈母道：『請姑娘們來，今日遠客初來，可以不必上學去，』衆人答應了一聲，便去了兩個。

不一時，只見三個奶嬾並五六個丫鬟，擁着三位姑娘來了。第一個，肌膚微豐，身材合中，腮凝新

芳，鼻膩鵝脂；溫柔沈默，觀之可親。第二個，削肩細腰，長挑身材；鵝蛋臉兒，俊眼修眉；顧盼神飛，文彩精華，見之忘俗。第三個，身量未足，形容尙小。其釵環裙襖，三人皆是一樣的妝束。黛玉忙起身迎上來，見禮，互相廝認。歸了坐位，丫鬟送上茶來，不過敘些黛玉之母，如何得病，如何請醫服藥，如何送死發喪……一免賈母又傷感起來，因說：『我這些女兒，所疼者獨有你母；今一旦先我而逝，不得見一面，教我怎不傷心！』說着，携了黛玉的手，又哭起來。家人忙相勸慰，方略止住。衆人見黛玉年貌雖小，其舉止言談不俗，身體面龐，雖弱不勝衣，却有一段風流態度，便知他有不足之症，因問常服何藥，如何不治好了。黛玉道：『我自來如此，從會喫飯時，便喫藥。到如今，了經過多少名醫，總未見效。那一年，我纔三歲，記得來了一個癩頭和尚，說要化我去出家，我父母固是不從。他又說：「既捨不得他，但只怕他的病，一生也不能好的。若要好時，除非從此以後，總不許見哭聲。除父母之外，凡有外親，一概不見。方可平安了此一生。」這和尚瘋癲癲癲，說了這些不經之談，也沒人理他。如今還是喫「人參養榮丸。」』賈母道：『這正好！我這裏正配丸藥呢，叫他們多配一料就是了。』一語未休，只聽後院中有笑聲，說：『我來遲了！不曾迎接遠客！』黛玉思忖道：『這些人個個皆是歛聲靜氣如此，這來者是誰，這樣放誕無禮？』心下想時，只見一羣媳婦丫鬟，擁着一個麗人，從後房進來。這個人，打扮與姑娘們

不同彩繡輝煌，恍若神妃仙子；頭上戴着金絲八寶攢珠髻，綰着朝陽五鳳掛珠釵；項上戴着赤金盤螭纓絡圈；身上穿着縷金百蝶穿花大紅雲緞窄背襖，外罩五彩刻絲石青銀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縐裙；一雙丹鳳三角眼，兩彎柳葉掉梢眉，身量苗條，體格風騷，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啟笑先聞。黛玉連忙起身接見，賈母笑道：「你不認得他？他是我們這裏有名的。一個『潑辣貨』，南京所謂『辣子』；你只叫他『鳳辣子』就是了。」黛玉正不知以何稱呼，衆姊妹都忙告訴黛玉道：「這是『連環子』。」黛玉雖不會識面，聽見他母親說過：「大舅賈赦之子賈璉娶的就是二舅母王氏之內姪女，自幼假充男兒教養的，學名叫做王熙鳳。」黛玉忙陪笑見禮，以「嫂」呼之。這熙鳳攜着黛玉的手，上下細細打量了一回，便仍送至賈母身邊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人物，我今日纔算見了！況且這通身的氣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孫女兒，竟是個嫡親的孫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頭心頭，一刻不忘，只可憐我這妹妹這樣命苦：怎麼姑媽偏就去世了！」說着，使用手帕拭淚。賈母笑道：「我纔好了，你到來招我！你妹妹遠路纔來，身子又弱，也纔勸住了，快休再題前話！」這熙鳳聽了，忙轉悲爲喜道：「正是呢。我一見了妹妹，一心都在他身上，又是歡喜，又是傷心，竟忘記了老祖宗該打該打！」又忙攙黛玉之手，問：「妹妹幾歲了？可也上過學？現喫什麼藥？在這裏不要想家；要什麼喫的，什麼頑的，

只管告訴我；丫頭老婆們不好，也只管告訴我。」一面又問婆子們：「林姑娘的行李東西，可搬進來了？帶了幾個人來？你們趕早打掃兩間下房，讓他們去歇歇。」說話時，已擺了茶菓上來，熙鳳親為捧茶捧菓。又見二舅母問他月錢放完了不曾，熙鳳道：「月錢也放完了；剛纔帶了人到後樓上找縉子，找了半日，也沒見；昨日太太說的那樣，想是太太記錯了。」王夫人道：「有沒有什麼要緊？」因又說道：「該隨手拿出兩個來給你這妹妹裁衣裳的，等晚上想着再叫人去拿罷。」熙鳳道：「倒是我先料着了；知道妹妹這兩日到，我已預備下了；等太太回去過了目，好送來。」王夫人一笑，點頭不語。當下茶菓已撤，賈母命兩個老媽媽帶了黛玉去見兩個舅舅去。維時賈赦之妻邢氏忙起身笑回道：「我帶了外孫女過去，到底便宜些。」賈母笑道：「正是呢；你也去罷，不必過來了。」

那邢夫人答應了，遂帶了黛玉，與王夫人作辭。大家送至穿堂垂花門前，早有衆小廝拉過一輛翠幄青油車來。邢夫人携了黛玉坐上，衆婆娘們放下車簾，方命小廝們抬起，拉至寬處，方駕上馴騾，亦出了西角門，往東過榮府正門，入一黑油大門內，至儀門前，方下車來。邢夫人挽了黛玉的手，進入院中。黛玉度其處必是榮府中之花園，隔斷過來的。進入三層儀門，果見正房廂廡遊廊，悉皆小巧別緻，不似那邊的軒峻壯麗；且院中隨處之樹木山石皆好，及進入正室，早有許多盛妝麗服之姬妾了。

攔迎着。邢夫人讓黛玉坐下，一面令人到外書房中請賈赦。一時來回說：「老爺說道：『連日身上不好，見了姑娘，彼此傷心，暫且不相見；勸姑娘不要傷懷想家，跟着老太太和舅母，是同家裏一樣。姊妹們雖拙，大家一處伴着，亦可以解些煩悶；或有委曲之處，只管說得，不要外道。』」黛玉忙站起身來，一一聽了，再坐一刻，便告辭。邢夫人苦留喫過飯去，黛玉回答道：「舅母愛惜賜飯，原不應辭，只是還要過去拜見二舅舅，恐遲去不恭，異日再領，望舅母容諒。」邢夫人道：「這也罷了。」遂命兩個媽媽用方纔坐來的車子送了過去，於是黛玉告辭。邢夫人送至儀門前，又囑咐了衆人幾句，眼看着車去了，方回去。一時黛玉進入榮府，下了車，衆媽媽引着，便往東轉彎。走過一座東西的穿堂，向南大廳之後，儀門內大院落上面五間大正房，兩邊廂房，鹿頂耳門，鑽山，四通八達，軒昂壯麗，比賈母處不同。黛玉便知這方是正內室。一條大甬路，直接出大門的，進入堂屋，抬頭迎面先見一個赤金九龍青地大匾，匾上寫着斗大三個字，是「榮禧堂」。後有一行小字：「某年月日書賜榮國公賈源。」又有萬幾宸翰之寶。大紫檀雕螭案上，設着三尺來高青綠古銅鼎，懸着待漏隨朝墨龍大畫；一邊是鑿金彝，一邊是玻璃盒。地下兩溜十六張楠木椅子，又有一副對聯，乃是烏木聯牌，鑲着鑲銀字跡，道是：「座上珠璣昭日月，堂前黼黻煥烟霞。」下面一行小字，道是：「鄉世教弟勳襲東安郡王穆時拜手書。」

「原來王夫人時常居坐宴息亦不在這正室，只在東邊的三間耳房內，於是老媽媽引黛玉進東房門來。臨窗大炕上鋪着猩紅洋毯，正面設着大紅金線蟒引枕，秋香色金線蟒大條褥；兩邊設一對梅花式洋漆小几，左邊几上文王鼎，匙箸香盒；右邊几上汝窯美人觚，內插着時鮮花卉並茗碗，器具等物；地下西一溜四張椅上都搭着銀紅撒花椅袱，底下四副腳踏；兩邊又有一對高几，几上茗碗瓶花俱備；其餘陳設不必細說。老媽媽讓黛玉上炕坐，炕沿上却也有兩個錦褥對設，黛玉度其位次，便不上炕，只就東邊椅上坐下，本房的丫鬟忙捧上茶來。黛玉一面喫了茶，打量這些丫鬟們妝飾衣裙，舉止行動，果與別家不同。」

茶未喫了，只見一個穿紅綾襖，青緞掐牙背心的一個丫鬟走來，笑道：「太太說，請林姑娘到那邊坐罷。」老媽媽聽了，於是又引黛玉出來，到了東廊三間小正房內，正面炕上橫被一張炕桌，上面堆着書籍，茶具；靠東壁面西設着半舊的青緞靠背引枕。王夫人却坐在西邊下首，亦是半舊青緞靠背坐褥；見黛玉來了，便往東讓。黛玉心中料定這是賈政之位；因見挨炕一溜三張椅子上也搭着半舊的彈花椅袱，黛玉便向椅上坐了。王夫人再三讓他上炕，他方挨王夫人坐了。王夫人乃說：「你舅舅今日齋戒去了，再見罷。只是有一句話囑咐你：三個姊妹到都極好，以後一處念書，認字，學針綫，或

偶一頑笑，都有個儘讓的；但我敢不放心的，却有一件：我有一個孽根禍胎，是家裏的「混世魔王」。今日因廟裏還願去，尚未回來；晚間你看見便知道了。你以後只不要睬他，你這些姊妹，都不敢沾惹他的。」黛玉素聞母親說過：「有個內姪，乃釵玉而生，頑劣異常，不喜讀書，最喜在內幃廝混，外祖母又溺愛，無人敢管。」今見王夫人所說，便知是這位表兄，一面陪笑道：「舅母所說的，可是釵玉而生的這位表兄？在家時記得母親常說：這位哥哥，比我大一歲，小名就叫寶玉；性雖憨頑，說待姊妹們極好的，況我來了，自然和姊妹同一處，兄弟們自另院別室，豈有得沾惹之理？」王夫人笑道：「你不知道原故，他與別人不同。自幼因老太太疼愛，原係同姊妹們一處嬌養慣的。若姊妹們不理他，他倒還安靜些；若一日姊妹們和他多說了一句話，他心上一喜，便生出許多事來，所以囑咐你別睬他。他嘴裏一時甜言蜜語，一時有天無日，瘋瘋傻傻，只休信他。」黛玉一一都答應着。忽見一個丫鬟來說：「老太太那裏傳晚飯了。」王夫人忙携了黛玉從後房門由後廊往西出了角門，是一條南北甬道；南邊是倒座三間小小抱廈，庭北邊立着一個粉油大影壁；後有一半大門，小小一所房室。王夫人笑指向黛玉道：「這是你鳳姐姐的屋子，回來你好向這裏找他去。少什麼東西，只管和他說就是了。」這院門上也有幾個纔總角的小廝，都垂手侍立。王夫人遂携黛玉穿過一個東西穿堂，便是賈母的後

院了，於是進入後房門，已有多人在此伺候，見王夫人來了，方安設桌椅。賈珠之妻李氏捧飯，熙鳳安箸，王夫人進羹，賈母正面榻上獨坐，兩旁四張空椅，熙鳳忙拉黛玉在左邊第一張椅子上坐下。黛玉十分推讓。賈母笑道：『你舅母和嫂子們左右不在這裏喫飯，你是客，原該如此坐的。』黛玉方告了坐。賈母命王夫人也坐了。迎春姊妹三個告了坐，方上來；迎春坐右手第一，探春左手第二，惜春右手第二。旁邊丫鬟執着拂塵，漱盂，巾帕；李鳳二人立於案旁勸讓；外間伺候之媳婦，丫鬟雖多，却連一聲咳嗽不聞。飯畢，各各有了鬟用小茶盤捧上茶來。

當日林家教女以惜福養身，每飯後必過片時方喫茶，不傷脾胃；今黛玉見了這裏許多規矩，不似家中，亦只得隨和着些。接了茶，又有人捧漱盂來，黛玉也漱了口，又盥手畢，然後又捧上茶來；這方是喫的茶。賈母便說：『你們去罷，讓我們自在說話兒。』王夫人聽了，忙起身說了兩句閒話，方引李鳳二人去了。賈母因問黛玉念何書，黛玉道：『剛念了四書。』黛玉又問姊妹們讀何書，賈母道：『讀什麼書，不過認幾個字罷了。』一語未了，只聽外面一陣脚步響，丫鬟進來報道：『寶玉來了。』黛玉心中想這個寶玉不知是怎生個懶懶人物；及至進來，原來是一個青年公子，頭上戴着束髮嵌寶紫金冠，齊眉勒着二龍搶珠金抹額；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紅箭袖，束着五彩絲攢花結長穗宮綵，外